

萨德的使用价值

——致我同时代同人的公开信

胡继华译

如果我认为，给我的同人们发出这封信是件得体的事，这并不是因为它所内涵的命题与他们有关。不，即使在非常浅近的层面上，对他们而言，这些命题也许跟任何一个特殊的人都全然无关。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仍然需要最低限度的少数人，作为如此彻底的离经叛道的见证。也许，有这么一些宣言：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它们还十分荒唐地需要一种古雅的不约而同的赞美，因为无论如何，它们在效果上都假设了最低限度的惊奇、误解和厌恶。可是，为了信任它或者支持它，人们大可不必提倡这样一种古雅的赞美，而且，当命运的审判使这样的宣言者沦落在极度悲哀的孤独之中，我们也确实没有必要服从这样的审判，而毫无反抗之意。

而且，就我个人而论，置身于此等孤独部分地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惟有在那些十分罕见的条件下，我才愿意走出孤独。

事实上，甚至只有写作姿态才允许我们非常卑微地期待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与所谓的亲密友爱的人际关系相比，更加不落俗套，更少几分矫揉造作。即使是这样的写作姿态也不会对我们有哪怕是非常微弱的帮助。我怀疑，我这封信是否可

能到达那些人手中——毫无疑问，他们是臆想中的收信人，但我的信远远超出了我同时代同人的理解能力。我的解决办法是格外地不妥协，因为自我辩护是极其荒唐的。我不理会我已经非常熟悉的人士，那样一些个别人士，而仅仅是去对付那些复数的人（首先是对付群体）——他们相对涣散、缺乏凝聚力、并且惨遭暴力驱逐而丧失了一切形式。可是，这样一些人迄今尚未存在（这样一些群体确实还不存在）！

下面就是我能陈述的一切：如果必须解除社会约束，如果这些约束再不能长期地维持着风土人情的习惯奴役力量，那么，总有一天那些群体就不会不存在。一旦他们看到自己置身其中和寻求依托的工业社会已经威风扫地，换句话说，只要他们必须参与其中（无论是以服从的方式参与，还是以反叛的方式参与）的物质进步和急剧变革过程引起了一种令人不快而又已成定局的败落，这些群体也会随之而变成一盘散沙。

因而，我的决断是不可辩解的，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决断完全排除了任何形式的直接满足——而这，也并不是没有痛苦。

在那些惟有通过特别普遍的结果才能取得意义的命题之外，我的决断如此产生了，以致于我的当务之急是付出一点点代价来平息我的部分痛苦：至少可能清理一下精神交往活动经常发生的那一狭窄地带，从此以后，争论就在这一地带进行。事实上非常明显：如果不善于模仿做秀的人们成为现代人的继承者，那么，若不回想一下许许多多的作家为了记忆 D. A. F. 德·萨德而保留的命运，我们就根本不能更好地呈现现今正流行的黏糊的表达法了（更有甚者，它还可能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十分迅速地显示出不必要地诉诸诗情画意或华丽的陈词滥调这么一种事实，也就是说，无能以简明清晰的逻辑语言来自我表达，这不仅是低俗庸众无能的结果，而且也常常暴露了一种自命不凡的伪善）。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暗指的与其说是为萨德的作品所激怒的各类人士，不如说仅仅是那些最公开地向他表示歉意的人们。给这些关于可能自我对立的一切（或者差不多就是一切）的文字（及其作者的形象）以应得的地位，现在看来似乎是合适的；可是，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根本不可能允许它们获得哪怕是最少的地位。萨德的崇拜者的行为，与那些相关于他们之王的原始臣民的行为十分相像——对于他们的王，是既有称颂又有诅咒，报之以无限的荣尚，也将他禁而锢之于方寸之间。在最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朱斯蒂娜》（Justine）的作者实际只是被当做一具外在的躯体（foreign body）来对待；换句话说，在增进了他的排泄能力（他的武断排斥能力）的程度上，他仅仅是向上输送的一个对象而已。

除了排泄物通常的使用价值，D. A. F. 德·萨德的生平和著作就没有其他的使用价值；换言之，就绝大部分而言，我们最为通常的惟一喜爱，就是在将废物排泄一空、不再看到它们之时获得的极度（甚至是狂暴的）快感。

所以，我想指出，在一种迥然不同于这一习惯用法的意义上，并非迥然不同于萨德之前所存在的现象，性虐待狂呈现出两种面目：一方面，正面地呈现为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对庄重的过度侵犯，十足的色情狂，伴随着强力或痛苦的射精的性物质的狂暴排泄，以及对死尸、呕吐、排泄的变态的利比多兴趣）；另一方面，反面地呈现为一种相应的限制，对于和上述冲击性活动相对立的一切事物实施的一种严格的禁闭。惟有在这些具体的条件下，悲哀的社会必然性，人类的尊严，祖国与家园，以及诗人的感伤，都会呈现出来，没有伪装，没有光与影的游戏；最后，在那些事物之中，除了附属的次要力量之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这么多的奴隶像懦夫一样地劳动，

期待这幸福而狂暴的爆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摧残着大多数人心深的需要。

但是，假设萨德是以一种最粗暴的形式揭示了世俗生活的理念（甚至还假设，若不是以一种令人恐惧和不可接受的形式就不可能直接揭示这样一种理念），那也许一点也不奇怪，人们早就相信可能超越这一理念的边界。文人学士显然有最充分的理由拒绝通过实践来表达言辞华美而实际廉价的歉意。他们甚至可能还宣称，萨德是第一个不辞劳苦地将他所描述的领域置于现实之外和现实之上。他们甚至还轻易地肯定，萨德心想赋予人类存在的那种灿烂辉煌和令人窒息的价值，在虚构之外是根本难以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惟有免于一切实际运用的诗歌，才让人们把握萨德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努力激发的灿烂辉煌和令人窒息。承认下面一点是正当的：即使以迄今为止所获得的那种极端隐晦的形式来实际运作，这么一种越轨也让作者信誉扫地（至少，尤其是那些出于或好或坏的理由拒绝青睐纯粹文字戏法的人，即使这些人对性虐待狂深感恐惧）。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实依然如故：长期以来，这样的越轨总是在一种非常贫乏的表达法的掩盖下，心照不宣地得以实施，这仅仅是因为：只要看起来一切都悄悄流逝，在这样的地域就一定有越轨发生。……无疑，现在要设立理性命题全然没有用处，因为，仅仅是由于它们符合某些方便的、甚至是在一种启示录风格的外表中存在的、完全是文学事业的利益，换句话说，只有在它们有益于萎靡无能的当代人用心良苦地树立的野心的条件下，这些命题才能得到支持。这个极度卑微的希望实际上导致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如此荒谬地容许那些怀有这份希望的人存在下去——的毁灭和消逝。我以为，在同人们冷漠的眼睛的注视下，时代同样在赌博未来：这个未来真的只能拥有一个不幸的幻觉的存在。对于后来真正的存在者，我们

今天认为可能理智地构想的计划，是将各种基本命题连接在一切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基本命题随后发展成一种永远病态的搅乱意志。在我看来，目前这个仓促的、未加解说的陈述，就充分地对应于那些可能有机会意识到它的人身上发生的思想迷乱。而且（即使我在很大程度上能马上做出解释），我也仍然要延缓这种困难的却又没有终点的解说——这类似于一切其他著名理论给出的解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将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它们特别允许我们引导出萨德所确立的价值：他显然不是在无缘无故的粗俗无礼领域，而是直接在特有的交换市场确立这些价值的，在交换之中，个体以至共同体每一天能够给予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信任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

占有和排泄

1. 社会分为宗教事实（禁忌、强制和神圣行为的实现）和世俗事实（市民组织、政治组织、司法组织、工商业组织），尽管这样的区分不容易应用于原始社会，而且还总是容易引起大量的混乱，但是这种二分法仍然是决定人类两极冲动的基础：排泄和占有。换言之，在一个特定国家的宗教组织正在发展的时期，这种组织代表着排泄集体冲动的最自由的敞开（酒神狂喜的冲动），这一组织的建立对立干政治法律和经济机构。

2. 无论是否是倒错的性行为；异性彼此面对时刻的举止；大小便；死亡与尸体的迷恋（尤其是当尸体散发着恶臭正在腐烂）；各种各样禁忌；野蛮的人食人仪式；动物神献祭；生食肉类的习俗；对放逐行为的嘲笑（一般以死亡为对象的）；哭泣；宗教迷狂；对粪便、神民和死尸的同等态度；经常以非自

愿的排泄为伴的恐惧感；浓妆艳抹，穿金佩玉，把女人打扮得光彩焕发而又淫荡迷人的习俗；赌博轻薄的开支和发狂地挥霍钱财，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性质，因为这种活动的对象（排泄物，见不得人的肉体器官，死尸，等等）每每都被当做一具外在的躯体（foreign body）；换句话说，随着一次残忍的决裂，它可能在被驱逐的同时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欲望——即把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置于一种多少有些残暴的驱除（或者外射）状态中——再度被吸收。（异质的）外在躯体观念让我们注意到，在各种排泄形式（精液，月经，小便，大便）和可以被看做神圣而神秘的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主体同一性：亮色的殓衣包裹着一具半腐烂的死尸，在黑夜里飞奔，这样的景象可以看做是上述同一体的特征。^①

3. 正如萨德的下面一段话表明，就其对于一种交替行进的有节奏的生产而论，简单的占有过程被规范地呈现在复杂的排泄过程中：

维尔纽伊尔将某些人变成屎，他吃下粪便，而后要别人吃掉他自己的屎，吃他的屎的人呕吐，他又吞下他们的呕吐物。

基本的占有形式是口头上的消费，这被看做是共享（参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上帝与排泄活动的同一性应该不至于让某些熟悉宗教历史问题的人感到震惊。死尸并不比粪便更让人恶心，放射着恐怖之光的幽灵即使是在现代神学家眼里也是神圣的。弗雷泽的下面一段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历史特征：“在我们看来，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是根据他们的本性与条件而彼此区分开来的：我们应该说，一个群体是神圣的，而另一个群体是污秽的、不纯洁的。这种区分对未开化的人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心灵太不开化，以致于不能清楚地理解神圣的存在和不纯洁的存在。”

与，同一，合伙以及同化）。消费既是神圣的礼仪，又不取决于食物的异质性是被增加还是在习惯上被毁灭。如果它在习惯上被毁灭，那么，认同就首先发生在准备食物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样的准备必须被给予一种基于严格约定俗成的规范又引人注目的同质性。因而，如此这般的吃，卷入了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吞食行为本身呈现为自然平衡状态的局部决裂，同时还特别伴随着大量唾液的突然释放。所以，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有节制和合乎理性的占有要素，因为，以生理上的骚动紊乱（伴随着呕吐的暴食或烂醉）作为吃的根本目标，这样的情形无疑不是常见的。故此，占有主体和作为最后结果的对象之间的一种同质性（统计学平衡状态）刻画了占有过程的基本特征；反之，排泄活动本身就呈现为一种异质性的结果，并可能沿着一种更大异质性的方向运动，同时释放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情感脉动。比如说，后一种情形的代表是酒神仪式的基本形式中献祭的消费，它的目标仅仅是将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要素的个人融合起来，因为这种异质要素可能激发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断增长的超自然力量（mana）。

4. 人类不仅占有事物，而且占有他的活动带来的各种各样产品，衣物，家当，居所和生产工具。最后，他还占有被划分了份额的土地。这样的占有行为通过一种相对具有约定意义的同质性（同一性）而发生，而同质性被确立于占有者和占有物之间。有时，它包括原始时代仅仅凭借排泄仪式而免于毁灭的个人同质性；有时，它又包括建筑师在城市与居民之间确立的普遍同质性。在这一方面，可以把产品看做是占有过程的排泄阶段，而且，产品的销售活动也是这样。

5. 人与环境之间的同质性在城市里得以实现，但这只不过是更加坚固的同质性的一种附加形式而已。遍及整个外部世

界，人类在所到之处都以精心分类的思想观念系列来代替先天不可想象的对象，从而建立了那种更加坚固的同质性。将构成世界的全部要素同一化，一直是人们永久的执着的追求，以致于科学观念以及普通的世界观念似乎都自觉自愿地发展为一种表征；但是，就像首都公共广场不同于高山地带一样，它也极不同于先天可能想象的对象。这最后一种占有——哲学、科学和常识的活动——包含了叛乱和诋毁的各个阶段，但是建立世界同质性永远是它的目标；只有在活动之不可还原的废物（waste product）得到了确定的时候，它能够排泄的意义上达到其最后阶段。

相关于异质学的哲学，宗教与诗歌

6. 哲学的用处被保留在如下事实中：与科学和常识相对立，它必须积极地构想精神占有活动的废物。而且，最为常见的是，它仅仅是以总体抽象形式（虚无，无限，绝对）来构想这些废物的，对于这些产品，哲学本身也不能赋予它一种实在的内容；因此，它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进在思辩王国。无止境的世界与有限的世界、不可知的（本体）世界与已知的（现象）世界之间的充分同一，多少都成为这种思辩的特殊目标。只有一种宗教形式的精神探索，在其独立的发展时期，才能将占有思想的废物作为全然异质（神圣）的思辩对象提出来。但是，我们一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宗教产生了神圣领域内部深刻的分裂，将这一领域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上等的天堂、神圣的世界，一个是劣等的解体王国、恶魔的世界；现在，这样一种二分法必然导致完全的上等王国同质性的渐渐增

长，而只有劣等领域抵制全部占有努力。上帝急剧地、差不多全然地失落了让人恐惧的面目，他的外表成为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在其蜕变的最后阶段，进一步成为普遍同质性的单纯（父权世袭的）符号。

7. 在实践中，我们必须通过宗教来理解的，恰恰不是满足人类本质无限外射（驱逐或排泄）需要的东西；相反，是禁忌、义务和部分自由的总体性，它们在社会交往中疏通与调节着这种外射活动。所以，宗教不同于实践和理论的异质学 [heterology]（即使二者同样都关心神圣的或者排泄的事实）。①这不仅因为，前者排除了后者所特有的科学严密性（异质学一般地不同于宗教，就像化学不同于炼金术）；而且还因为，在规范条件下，宗教暴露了它不仅想调节，而且还想满足的需要。

8. 初看起来，诗歌似乎是作为一种精神外射的方法维持着它的价值（因为它让我们接近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可是，这仅仅是过分轻松了，以致于不能理解诗歌与宗教相比一点也不会不遭受贬低。它几乎永远处在伟大历史的占有系统的支配下。而且，就它可以独立发展而言，其独立性把它引上了一条在总体上诗化地构想世界的道路，最后终止于任何一种审美同质性。它所发动的异质性要素在实践上的非现实性，实质上是异质性得以延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当这种非现实性直接自我构成一个上等现实、并以消除（或降低）劣等粗俗的现实性为使命，打从这样的时刻开始，诗歌就被迫充当物之标准的

[异质学]是关于完全另类的科学。Agiology 也许更为准确，但是我们必须把握 agio. 的双重意义（就像把握 sacer 的双重意义一样）：既意味着肮脏（soiled）又意味着神圣（holy）。首先是 scatology（排泄学）在当前的语境中（神圣的专业化）取得了一种无以匹敌的表现价值，就如作为它的对子词汇的抽象术语 heterology 一样。

角色，反之，最坏的粗俗性也获得了一种更强大的排泄价值。

异质学认识论

9. 当我们说异质学（heterology）是科学地思考异质性问题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个表达法的通常意义上异质学就是关于异质性的科学。异质性甚至决然被置于科学知识的范围之外，因为科学知识原则上只能适用于同质性。异质学首先对立世界的任何一种同质性表征，也就是说，对立一切哲学体系。这种表征的目标常常是剥夺我们世界的刺激力量和发展没有自主性的人类存在，它们仅仅适应于产品的制作、合理消费和保存。但是，精神过程是通过自然而然地生产废物而独立地自我限定，同时以无序的方式释放异质的排泄要素。异质学被严格地限定在自觉而又决然地再度开启这个最后过程，迄今为止，它仍然被看做是人类思想的失败与耻辱。

在这个意义上，它「异质学」将彻底颠覆哲学思考的过程——它不再是占有的工具，现在它是作为排泄物；它引进了社会生活所蕴涵的狂暴满足的需要。

10. 一方面是限定的过程，另一方面是通过揭示异质要素而获得敌对（驱逐排斥）和爱意（再次吸引）交替发生的暴烈反应，并对这种反应进行研究，仅此二者存在于作为科学的异质学领域之中。异质要素本身仍然是不可定义的，只能通过否定来确定。人体排泄物，幽灵，以及无限的时间空间，它们的特殊性质可能是一系列否定的对象，诸如一切可能公约数的缺失，非理性……等等。我们甚至还必须补充说，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一些要素放置在直接客观的人类领域中，因为它们的特

殊性质的纯粹客观化可能使它们融入同质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可能非常虚伪地取消它们的排泄性质。因而，异质要素的客观性只具有纯粹的理论价值，因为只有以否定所获得的无限总体形式构想废物，我们才能维持这样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客观异质性的短缺就意味着它只能在抽象形式上构想，反之，在实践中，只有特殊要素的主观异质性才是具体的）。

11. 科学的证据——换言之，占有的结果——只能维持一种直接的实用的客观性，因为是精神占有的可能性规定了直接的客观性。如果要规定现实的外在对象，就必须同时引进科学占有关系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想象的要素在实践中就仍然是非现实的，只能抽象地形成客观性。在此之外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显示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坚定的占有要求，即一种病态的顽固的意志——无论如何都要通过简单怯懦的举动力求再现一个同质的和不自主的世界。

12. 我们发现，这些思想观念的（实践）弱点更多地存在于分析排泄和占有过程时所遇到的困难（是灵巧而非笨拙）中。而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必须一般地考虑那种由缺陷和满足所产生的无意识的顽固性。过分容易，以致于难以察觉到在客观自然中有大量的现象以原始的方式对应于人类排泄和占有模式，进一步在一种辩证的形式中再度获得存在统一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动物、植物、物质、本性与存在更加一般地获得这样的观念，而不会遇到现实的坚固障碍。因而，已经可以断言，当我们远离人类，对立面也就失落了它的意义，以致于如果不借用一种不同的事实秩序，就无法在所考虑的事实中发现这惟一的重迭形式。抵抗这种发散过程的惟一途径，就存在于异质学的实践方面，它导致了一种决然与向同质性回溯相对反的行为。

只要理性领悟的努力以矛盾告终，精神垃圾学说（intel-

lectual scatology) 的实践就要求排泄不可同化的要素，这是粗略地陈述如下命题的另一种方式：突发的嘲笑仅仅是哲学思辩可以想象的绝对终极结果，而不是手段。所以，必须指出，像突发的嘲笑一样毫无意义的反应，是来自于思想王国极度含糊和极度遥远的本性，它足以从一种依赖于抽象事实的思辩通往一种实践：它的机制并不特别，但它直接获得了具体的异质性，进而达到了迷狂的幻境和快感的高潮。

实践异质学的原则

13. 排泄活动并不仅仅是两种占有的中间项，正如腐烂也并不仅仅是谷粒和麦穗的中间项。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认为腐烂本身就是目的，这正好不是人类视点的结果，而是特殊的精神视点的结果（这种视点在实践中是从属于占有过程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独立于任何一种官方的宣言，也就是说，正因它特别地来源于梦的分析，人类视点把占有活动再现为排泄活动的手段。归根到底，劳动者拼命劳动是为了获得性交活动的极度快感（换言之，积累是为了花费），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根据某种理念，劳动者要为将来的劳动提供必需品，就必须有性交活动。这样一种理念和劳动者与奴隶身份的不自觉的认同紧密相关。事实上，不同的功能分配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个程度上，占有的巨大形式就历史地依靠努力而发展起来：过去农奴必须为贵族和神职人员积累产品，而后者几乎不参与占有劳动，因而仅仅通过建立一种道德规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调节产品的流通。但是，只要我们抨击万恶的人剥削人的现象，就一定适得其时地把这种该诅咒的占有道德

留给了剥削者，长期以来，这样的道德许可剥削者发狂地追求财富。只要人类不再想以道德的重轭来压碎他的朋友，他就获得了一种能力，不仅可以公开地将他的理智与德性、而且可以公开地将他的存在理由与暴力、排泄器官的失调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并与此紧密相关，他也可以被异质要素所激动和为之所迷醉，极为平常地开始放荡的狂欢。

14. 在能够继续提出激进的要求、从事严格道德解放的暴力实践之前，废除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需要，还不是将异质学的实践发展与既定秩序的颠覆联系起来的惟一动因。

因为它们显现在社会环境中，异质学在实践中与人的存在理由合一的急切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反社会的（在同样意义上，有些个体也把性贿赂或性快感看做是精力的极大浪费，就像在英属哥伦比亚大规模销毁产品的仪式，或在文明化的社会，人们成群结对、夜观大火而从中取乐）。相反，反对处于败落状态的社会（占有阶段）利益，这样的冲动以社会革命（排泄阶段）为目标：所以，通过人类借以自由地无限地挥霍精力的历史运动，这些冲动就可以找到普遍自觉利益意义上的总体满足和使用价值。此外，无论这一隐秘利益的现实性是什么，同样不可怀疑的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沉沦的大众，他们注定过着一种卑微而又萎靡的生活，而他们现在运用长期被禁锢的暴力释放出自身的强力，那么，这种革命就像是社会的发展手段一样，也是社会的实际存在理由。

15. 当然，将排泄运用于革命，首先必须在严格的机械意义上和更多地在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分裂，也就是一个发展出两个力量集团的阵地，而彼此都认为有必要排斥对方，是这种情形的特征。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革命的集团用暴力驱逐占有权力的集团。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在其特有的构成上，每一个集团都给予对立集团以一种几乎是

独一无二的否定的排泄性，但是，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否定性，一次革命的献祭性质仍然深深沉溺在无意识中。而且，无产阶级大众的革命冲动有时隐微地、有时公开地被当做神圣的冲动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完全剥夺功利意义来运用“革命”，而不赋予它任何一种理想主义的意义。

16. 参与，在其纯粹的心理学和积极的意义上，不仅向革命者承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还承诺要建立全世界社会主义。而且也必须把它显示为一种道德上的参与：直接参与革命的破坏行为（通过彻底粉碎社会结构的平衡来完成驱逐行动），间接参与一切同等的破坏行为。革命意志的特殊性质是将这样的行为与人类的享乐或功用联系起来，而不是像基督教的启示录中所标明的那样，将它与惩罚联系在一起；显然，切破坏行为，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必然的，而只能是一个剥削者的成就，以及结果成为作为一切剥削原则的道德规范的成就^①。所以，不难确定，这种参与的现实性处于社会主义派别分裂的基础上，他们被分化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如果没有一种同自然力量——如暴力死亡，血流如注，突发灾难，以及和它们如影随形的可怕的痛苦呼喊——结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合谋关系，没有某种看来是坚固不移的东西令人恐惧的裂变，没有过去崇高的东西堕落为可恶的淫秽之物，而且，如果不从性虐待狂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不可抵抗、无限巨大和汹涌无比的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革命，可能只有一种反叛的乌托邦式的感伤。

17. 参与人间一切恐怖而又神圣的东西，这可能以一种被限定和无意识的方式发生，但这种限定和无意识显然只有一种暂时的价值，什么也阻挡不了导致人类产生更加无耻的色情关

例如帝国主义战争。

系意识的运动，这种色情关系意识总是与死亡、尸体和可怕的肉体痛苦联系在一起。是人类停止服从独裁君主残暴的压迫、停止服从给予剥削以权力的道德规范的时候了！因为，个人的诸多属性之一无疑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色情的快乐不仅否定了同一时刻发生的折磨，而且还带着淫荡的狂喜参与了这样的折磨，所以，现在必须在两种行为之间做出抉择：一种是懦夫的行为，他对于自己的过分快乐战战兢兢；一种是这么一些人的行为，他们断定任何一个人都不必像被追捕的动物一样畏缩，相反却可以将一切道学家的滑稽角色看做是一群小狗。

18. 出于这些基本的考虑，从现在起就有必要想象人类解放的两个阶段——从雅各宾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相继尝试了这两个阶段的革命。在革命阶段，即仅仅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告终的现在阶段，只有社会革命可以作为宣泄集体冲动的突破口，其他任何活动在实践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后革命阶段暗含着一种分化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另一方面是反宗教和反社会的组织，其目标是狂热地参与不同形式的破坏活动，换言之，集体满足那些需要——它们对应于这么一种必然，即激起那种由驱逐异质要素所带来的暴力快感。这后一种组织所具有的惟一道德观念，只能是由萨德第一次冒着奇耻大辱肯定的道德观念。

19. 一旦涉及到实现狂热参与的手段，这种组织马上就发现自己接近于在独裁国家形成之前的宗教，同时它又距离基督教或者佛教这样一些宗教十分遥远。怀着这么一种预言，我们必须宽泛地考虑黑人群体对一般文化的可能干预。在黑人群体参与革命解放运动的程度上，社会主义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与白人群体进行一切形式的交往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交往的条件根本不同于开化的美国黑人当前所经历的条件。只要他们像

从一切压迫下获得解放一样地从一切迷信中获得解放，与异质学有关系的这些黑人群体所代表的就不仅是一种合适组织的可能性，而且是它的必然性。当异质的人类生活理念取代了原始的生活理念，一切以狂喜和陶醉（动物壮观的死亡，不公正的折磨，狂热的舞蹈，如此等等）为目标的组织就没有消逝的理由；它们只能一方面自我改造，一方面广泛扩散，处在来自于白人群体的道德原理的强力压制下，这些道德原理是所有那些意识到使他们的种族共同体丧失生存能力的可恶压抑的白人群体传授给黑人的。只有从欧洲科学与黑人实践的勾结共谋开始，社会制度才能发展，成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都要求血与火的社会革命的强烈压力的最后出路（惟一限制是人类力量的限制）。

卑微的唯物主义和诺斯替主义

· 胡继华 译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特殊的对象，就容易把质料与形式区分开来，也可以在有机体存在上做出类似的区分；不过在有机体存在当中，形式获得了存在整体和个体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从整体上考虑事物，这种被转换了的区分就变得随意和不可理解了。所以，这两种言辞上的实体得以形成，只有通过它们在社会秩序中的构成价值才是可以说明的：一个抽象的上帝（仅仅是一种观念）和一种抽象的物质，卫兵和监狱。种种不同的形而上学构架并不比不同的建筑风格更为有趣。人们越来越激动，跃跃欲试地想弄清究竟是监狱来自卫士，还是卫士来自监狱；即使这种兴奋具有原始的历史价值，它在今天也还有可能激发一种被延迟了的惊讶，惟一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争论结果及其根本的无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发展中仍然逃避系统抽象的惟一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它至少像本体论唯物主义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原理首先是一个超常完善的还原体系，所以，不言而喻，只有在还原和割裂的状态中才能找到诺斯替主义的本质要素——卑微的要素。但是，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这些思想要素的作用仍然是破坏，正如破坏对于思想的建构是完全必要的。这就说明，当辩证唯物主义（通过彻底颠覆各种价值，同时给予物质在思想中应有的地位）取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物质为什么不再是一种抽象，而是矛盾的源泉；而且，它再也不是一个注定的矛盾性质，因为后者只是物质事实发展的属性之一。